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语别研究人才培养： 能力需求与培养路径*

王铠亮 沈 骑
同济大学

摘要：面对全球格局的演变与国家战略的迫切需求，现有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因忽视语言的战略价值而面临“失语”与“失焦”的困境。推动以语别研究为核心的范式转型已是当务之急，而培养具备全新能力体系的语别人才则是实现这一转型的保障。本研究构建由战略性语别能力、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能力、基于语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语言视角的政策研判能力构成的四维一体核心能力体系，提出涵盖课程、评估与实践三大支柱的一体化培养路径，以加速培养能够深度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懂语言、通国别、精策略”的新型战略英才。

关键词：语别研究；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核心能力；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105(2025)06-0065-10

DOI: 10.20083/j.cnki.fleic.2025.0060

Language-oriented talents in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Core competencies and cultivation paths

Wang Kailiang; Shen Qi
Tongj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shifts in the global landscape and the pressing demands of national strategies, existing models of training foreign-language specialists for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have fallen into the twin dilemmas of “losing their voice” and “losing focus,” as the strategic role of language has not been sufficiently foregrounded. Promoting a paradigm shift centered on language-oriented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is a pressing priority, and cultivating language-oriented talents equipped with a new competency system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is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first constructs a core competency system

* 本文系国家语委重点科研项目“面向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语言教育规划研究”（项目编号：ZD1145-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得到同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资助。

composed of strategic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driven country and regional research competence, interlingu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language-informed policy interpretation ability. It subsequently proposes a cultivation path encompassing curriculum, assessment, and practi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this educational reform,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language-proficient, country-savvy, and strategy-oriented talents capable of serv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language-oriented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 talent cultivation; core competencies; cultivation path

1 引言

外语学科如何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课题。现有研究在学科定位、人才培养模式与能力建设等层面分析了外语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贡献与价值，并指出在外语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偏重人文、脱离新兴产业需求等现实问题（郭英剑 2024；刘玉迎、郭书谏 2025；查明建 2024）。然而，现有研究对语言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方法论互动关系尚缺乏系统性思考。虽然学界均认同语言是外语学科的优势，是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基础技能，但对语言本身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分析视角和研究范式，语言研究能否深度介入并重塑区域国别问题的认知与阐释尚探讨不足。因此，语言研究在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明确。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多元语言环境中，亟须深入探讨如何将语言从研究的“前提”或“对象”，提升为贯穿始终的“方法”与“本体”。同时，外语人才培养还面临“失语”与“失焦”的困境：“失语”指作为洞察对象国社会文化肌理和民众心智模式以及政治运作逻辑最直接、最核心载体的语言，其战略价值与分析功能常被边缘化、工具化，导致研究与认知易流于表层；“失焦”指在培养目标上，能力的界定往往失焦于传统的语言技能或宽泛的区域国别知识，未能聚焦新时代国家战略所急需的、以语言为基石的战略洞察力、跨文化领导力与政策影响力。

鉴于此，本文认为亟需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将语言从边缘化的工具地位提升至分析问题的核心。此处将这种以语言为核心分析视角、深入探究其在特定区域综合价值的路径称之为“语别研究”（language-oriented country and region studies），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语别人才培养体系。语别研究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它是以语言为出发点，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系统考察语言在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综合功能与价值，以深化对该区域或国家问题的跨学科理解（沈骑、王铠亮 2025）。语别研究将语言重新提升至区域国别研究的本体与方法论核心，为我们深刻理解外部世界提供独特的认知视角。由此，本文从界定语别人才内涵入手，构建其核心能力体系，并探索课程、评估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体化培养路径。

2 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中的语言问题

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新时代的战略需求，其内在矛盾与症结愈发凸显。关键问题是现有培养体系对语言的战略性、本体性及方法论价值的忽视或浅层化处理。

2.1 战略认知层面：语言的边缘化与区域国别的浅层化

培养理念是人才培养的总开关，而认知层面的偏差是导致后续一系列问题的根源。首先，语言工具论将语言降格为进入特定区域的“敲门砖”或获取信息的辅助手段（贾涵、王雪梅 2025）。在语言工具论的主导下，即便学生掌握流利的外语，也常常缺乏运用语言洞察特定区域社会文化内核与权力运作的的能力，从而在根本上限制了其成为高层次战略人才的潜力。

其次，需要警惕区域国别知识的去语境化风险。区域国别知识的教学，若脱离特定语言承载的复杂历史文化语境和本土叙事体系，就极易导致知识的碎片化、标签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误读（许勤华、柳震 2024）。学生若偏重英语文献而忽视对象国家和区域语言的第一手材料，加之又缺乏对对象国家和区域的深度田野调查，便难以理解对象国家和区域如何通过自身语言建构世界，从而造成认知偏差。过度依赖单一信息源和学术范式，是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这种局限性不仅体现在对非英语国家或地区的忽视，而且在传统外语专业内部也存在突出的问题。例如，传统英语专业对英语国家的区域关注严重失衡，往往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对众多广泛使用英语的国家和地区关注不足，直接导致学生“国际视野不宽”（常俊跃 2024）。这种依赖单一语言、单一范式，乃至单一国家的认知路径，限制了对全球区域国别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极性的把握。

2.2 核心能力层面：语别研究素养的缺位

语别研究素养是语别人才核心能力的基石，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效。对话别研究素养的忽视，往往会导致语别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的缺失，从而进一步造成语别人才的能力无法有效对接国家战略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切实需求。第一，语言能力的战略性不足。培养体系未能将基础语言技能有效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所需的战略性语言能力，造成了“懂语言”与“懂国别、懂专业”之间的鸿沟。这反映出语言教学资源与发展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错配（王正绪 2024）。第二，跨文化能力的表面化未能触及语别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的内核。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往往停留在对礼仪、习俗等表层文化符号的介绍，而未能深入到由语言塑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沟通范式等文化内核层面（彭青龙 2023）。第三，政策敏感度与话语分析能力薄弱。现有体系未能有效培养学生对政策文本中采用的语言策略、跨语言传播效力及语言政策本身的专业研判能力。

2.3 培养体系与机制层面：融合与创新的困境

理念的偏差和能力的缺失体现为培养体系与机制层面的矛盾。首先，学科壁垒森严导致语言学科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困难，具体表现为语言教学与区域国别知识传授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科研项目上仍是两条平行线，未能形成有机融合与一体化设计，违背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交叉属性。单一学科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狭窄，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跨领域需求（汪诗明 2024）。其次，教学与评价机制固化。教学上仍以知识传授为主，未能激发学生能动性；评价上则偏重知识性测评，难以衡量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与全球胜任力。最后，高水平、系统性、深度融入的实践平台与机制不足，学生的实践环节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有效转化为核心能力（何艳华、王雪梅 2022）。

综上所述，当前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存在上述深层症结，其根源可归结于对语言维度的系统性忽视。因此，需要将语言的战略价值重新置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中心位置。

3 语别研究与语别人才的内涵界定与战略定位

3.1 语别研究的定义与核心特征

语别研究旨在回应当前人才培养中语言与区域国别研究割裂的症结，其核心在于实现将语言视为辅助工具转向将语言视为核心分析视角，其定义是以语言为出发点，综合运用语言学、社会学、区域国别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系统考察语言在特定区域或国家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中的综合功能与价值，进而实现对区域或国家问题的深入理解和跨学科分析。这揭示了语别研究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以语言为出发点，表明语别研究有着独特的认知路径与分析视角，强调从语言现象、语言数据、语言行为中发掘和探究区域国别问题。第二，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运用，阐明语别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属性。这一点与外语学科的内在特质一脉相承。语别研究可视为在此基础上，面向更宏大、更具现实性的区域国别议题所进行的更主动的学科融合与创新。第三，系统考察语言的综合功能与价值，指明语别研究中研究对象的多维、动态和战略性作用。第四，实现对区域或国家问题的深入理解和跨学科分析，点明语别研究服务于解决真实、复杂的区域国别问题。

3.2 语别人才的定义、类型与价值

语别研究的实施主体是语别人才。他们是连接语言研究与区域国别实践、学术知识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桥梁。结合新时代人才需求，可将语别人才定义为以语言为核心视角与分析工具，能创造性地综合运用语言学、区域国别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洞察和阐释语言在特定区域的综合功能、战略价值及其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互动中的核心作用，并能对复杂的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精准研判、有效沟通以及提出创新策略的复合型、战略型专门人才。其核心特质体现为认知范式的转变、多维方法论的融合、战略能力的复合性与服务国家的核心价值导向。

依据需求的多元性与专业分工的差异，语别人才大致可分为“资学习型”“资政型”和“资商型”三大类型。如图1所示，这三类人才并非相互割裂，而是以多语能力、区域知识、跨文化视野与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为共通基础，构成一个动态的人才矩阵。首先，资学习型语别人才以学术为本，以学术研究、理论创新、知识生产与跨文化研究为核心任务，为高校与科研机构提供知识供给与理论创新动力；其次，资政型语别人才以服务决策为要，专注于政策分析、战略咨询、政府决策与国际关系，其核心任务是运用语别研究视角，精准研判国际动态，为国家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最后，资商型语别人才以市场为阵地，聚焦国际商务、跨文化沟通、市场策略与贸易投资，将语别智慧应用于复杂的跨国商业环境，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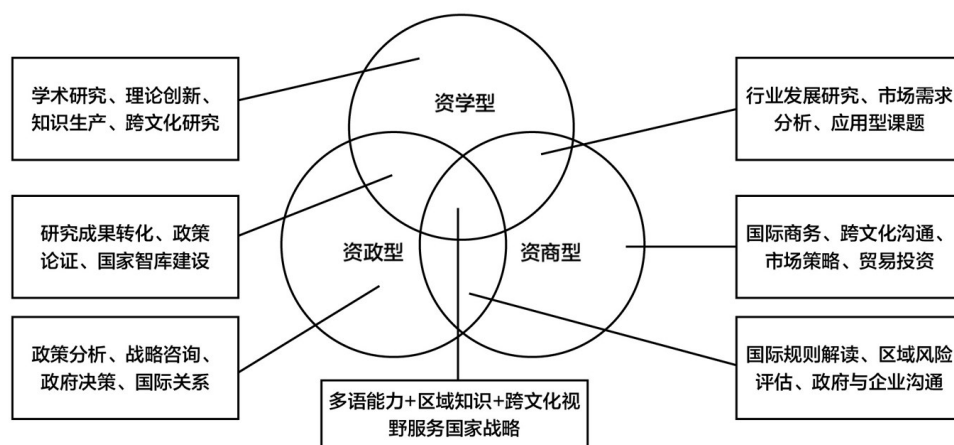


图1 语别人才的三大类型

三类语别人才的培养并非相互割裂，其价值更体现在广泛的跨学科领域的交叉与创新。“资学习型”与“资政型”的交叉主要体现为研究成果转化、政策论证与国家智库建设，其功能在于将学术洞见转化为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战略建议。“资学习型”与“资商型”的交叉则面向产业前沿，开展行业发展研究与市场需求分析，承担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课题。而“资政型”与“资商型”的交叉致力于国际规则解读与区域风险评估，搭建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这样一支既“知其言”又“知其所以言”，更能“知其所以然”的专业队伍，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理解力、话语影响力、战略决策力与全球领导力具有重大意义。

4 语别人才的核心能力需求体系

基于语别人才战略使命，其核心能力需求体系是一个由战略性语别能力、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能力、基于语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与语言视角的政策研判能力构成的四维一体、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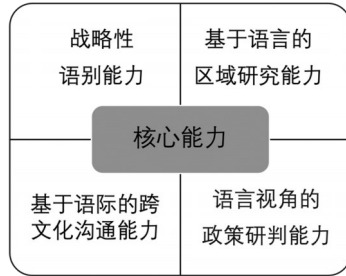


图2 语别人才的能力需求

4.1 战略性语别能力

战略性语别能力是语别人才的根本能力与基石，旨在将语言能力提升至服务国家战略的认知高度，主要体现在深层多语理解与跨情境应用、战略性语言资源观与管理能力、批判性话语洞察与建构能力三个维度。

第一是深层多语理解与跨情境应用，要求语别人才既具备高水平的多语种应用能力，也具备超越表层的交流流利度，深入理解语言背后所承载的文化逻辑、历史记忆与思维模式，即需要在复杂多变的区域国别情境中捕捉语言的细微差别，进行精准、得体、高效的沟通，并完成信息获取，实现从“会说话”到“懂话语”的转变。这是一种能够通过语言进入他者世界，对其社会内部运作、民众心态及知识体系进行探查的认知能力。

第二是战略性语言资源观与管理能力，要求语别人才将语言视为国家和区域重要的战略性、智识性、经济性资源进行认知、规划与运用（Hult & Hornberger 2016；Ruiz 1984），并具备分析和评估特定区域语言生态、语言政策及数字舆情的能力。同时，面对数智化浪潮，还需掌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语种语言数据挖掘、舆情分析、政策文本解读的数字赋能本领，这与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科技素养的要求相一致（沈骑、李晓阳 2025）。

第三是批判性话语洞察与建构能力。这是战略性语别能力的高阶体现，要求语别人才能够洞悉“言外之意”，运用批判性思维及话语分析，剖析各类文本（政策、新闻、学术文本、社交媒体文本等）背后潜藏的话语策略、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不仅要能解读区域叙事，更要能服务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在理解他者话语的基础上，运用恰当的策略建构融通中外的新话语，从而有效阐释中国立场与智慧。

4.2 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能力

在战略性语别能力奠定的认知基础上，基于语言的区域研究能力是将这一基础转化为原创性知识的引擎。首先，它强调以语言为核心分析工具与关键信息资源库，将语言学方法与区域国别研究议题进行整合（王宇康 2025），形成对复杂的区域国别情境与现象的洞察与实证判断。

其次，该能力要求人才具备高度的问题敏感性，能设定以语言为切入点的研究议题，并设计融合文本分析、田野调查与数据挖掘的综合方案。其核心在于解读多语种原始文献，突破英语中心主义，直接从第一手材料中发掘地方性知识与多元视角（王飞、陆屹洲 2025）。关键实践环节是语境化的田野调查与语言民族志研究，在真实的情境中关注语言生态、日常语言使用实践及语言在身份认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最后，还要求人才熟练掌握语言数据驱动的区域现象分析与阐释方法，面对数智化时代海量的文本与话语数据，能熟练运用话语分析、计算语言学等现代研究方法，为宏观判断提供微观证据（Chen 2013）。

4.3 基于语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基于语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其核心在于运用多语言及对文化的理解，实现有效的深度沟通与建设性互动，从而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关键纽带（潘震 2024）。其内涵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语境驱动的文化解码与深度共情，即运用对目标语言的精微把握，解码互动中的真实意图、潜在情感与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进入他者文化世界后形成切身体认，洞察表象之下的文化逻辑。二是多语环境下的沟通与协商，要求在多语言并存的复杂场景中，灵活选择和转换语言，制定和动态调整沟通策略，掌握达成共识、化解僵局的协调技巧。三是基于语言的文化身份建构与互动调适，要求在深入学习外语中反观自身文化身份，从而在跨文化互动中既能恰当展现自我，又能尊重并适应他者，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实现包容性互动。四是运用语言作为文化传播与价值共享的载体，超越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努力成为文化的阐释者和知识的共享者，在交流互鉴中扮演积极角色。

4.4 语言视角的政策研判能力

语言视角的政策研判能力是语别人才服务国家战略、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分析能力，其独特之处在于能运用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结合对特定国家或区域语言生态与文化语境的洞察，对各项政策进行多维度、批判性的分析与研判（沈骑、顾钧仪 2024）。

语言视角的政策研判能力，其关键构成体现在：第一，对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研究。对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与意图辨识不局限于理解政策的字面条文，而是能进一步剖析其语言选择、修辞策略及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战略意图（Shohamy 2006）。第二，对跨语言政策传播、接受与反馈机制的研究。关注并研究政策信息在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时的翻译、转述、解读与误读机制，为提升政策的国际传播效力提供科学依据。第三，对语言作为政策治理工具的运用与反思。分析政府及其他行为体如何有策略性地运用语言来推行政策、引导舆论、塑造共识，并在分析其效用的同时，反思其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潜在社会风险（沈骑、彭永超 2024）。第四，语情导向的政策风险预警与对策建议。需能深入调研和精准把握特定

区域的语情，预判政策在特定语言文化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阻力与负面效应，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涉及语言敏感问题的政策优化或风险规避方案。

5 语别人才的培养路径探索

为有效培育上述核心能力，须对现行语别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系统性调整，即围绕课程体系、评估机制、实践平台三大核心支柱，在以“问题驱动、交叉融合、战略导向”等原则所构成的支撑体系下，进行一体化的创新设计与路径优化（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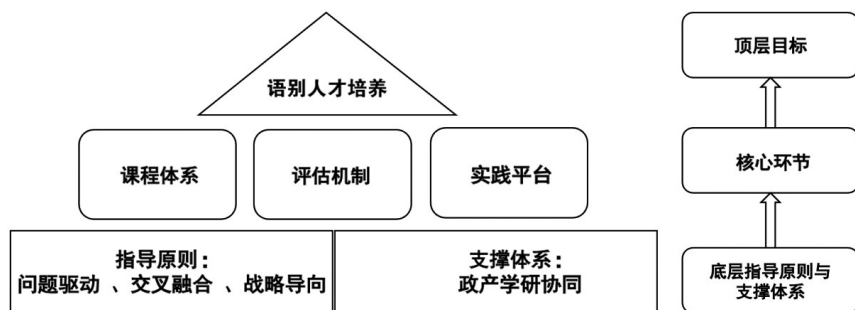


图3 语别人才的培养路径

5.1 课程体系建设：培养语别素养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施工蓝图，其重构的核心原则在于问题驱动、交叉融合、战略导向，旨在打造一个紧扣语别核心的动态培养蓝图。

课程体系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为基础课程，目标是夯实语别根基、塑造战略意识，引导学生从“语言的视角”初步认知世界，致力于帮助学生培养战略语言观，通过接触多语种原生材料感知区域多样性与“他者”叙事，并引导其认识语言维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核心课程，是塑造核心能力的关键期，旨在通过打破学科壁垒、融合语言训练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深化交叉融合。课程应以模块化的形式，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重大区域议题，重点打造四类相互支撑的课程集群：一是语言赋能的区域深度研究模块；二是语际互动的跨文化沟通实践模块；三是语言透视的政策研判与战略咨询模块；四是语别研究核心方法论与前沿技术应用模块。

第三阶段为高级课程，旨在推动学生综合运用核心能力服务国家战略，培养其前沿视野与实战引领能力。课程形式应以小班研讨和项目制学习为主，例如开设前沿理论研讨班，要求学生完成大型语别顶点项目（Capstone Project）^①或战略咨询报告，并提供高端智库或国际组织的深度实践与研究助理机会。

^① 指综合性的、作为学习总结的实践项目。

5.2 评估机制创新：衡量语别胜任力

评估机制创新的核心在于构建动态、立体的评估体系，评估重心需从知识掌握转向实践应用，以数据反馈驱动教学优化，并对标国际与行业需求。

此环节可依托以下三大支柱展开。其一是推动评估重心从“知道什么”转向“能运用语别知识与技能做什么”，其任务源于或高度模拟未来真实工作场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综合展现核心能力。其二是借助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评估与数据反馈，通过构建能力电子档案袋（E-Portfolio）、引入AI辅助测评等工具，实现对学生能力发展的精细化、过程化评估，并为因材施教和教学优化提供依据。其三是坚持国际化对标与行业需求结合，通过引入行业专家评估、建立毕业生追踪反馈机制等方式，确保培养标准与用人需求耦合，形成质量保障闭环。

5.3 实践平台建设：构筑实战赋能生态

实践平台旨在将语别能力转化为实战智慧，构建目标驱动、深度融入的生态化实践体系。该体系的建设围绕三大支柱展开。一是以实战为核心的实践训练，通过真实、具有挑战性的专业任务，锻炼学生的实战能力。具体举措包括推行嵌入式区域研究与咨询项目，以及建立旋转门机制的实践大师课，邀请业界精英将前沿实战智慧带入课堂。二是以互鉴为目标的跨文化交流机制，将传统的海外交流从文化体验升华为结构化的学术互鉴过程。具体举措包括推广语际伙伴全球协作学习项目，建立文化使者在地叙事与比较研究计划，并强化跨文化反思与成长档案袋制度，确保感性体验能有效内化为学术实践能力。三是以共赢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平台建设，可为语别人才搭建能够连接全球学术前沿和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高层次、可持续国际合作网络。具体路径包括建立语别研究国际协同创新中心，拓展全球区域治理青年人才实习与项目网络，以及构建语言服务与区域发展产学研战略联盟，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

6 结语

当前，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是外语学科转型和发展的战略任务，但人才培养中的深层矛盾和问题亟待引起关注。外语学科应推动以语别研究为核心理念、以语别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学改革与转型。本研究提出四维一体的语别人才培养核心能力体系，并探究其系统性培养路径，希冀为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创新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 Chen, S. 2013. Corpus linguistics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ase study on news reports of the 2011 Libyan Civil War [J]. *Stream: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 21-28.

- Hult, F. & N. Hornberger. 2016. Revisiting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Problem, right, and resource as an analytical heuristic [J]. *Bilingual Review/La Revista Bilingüe* 33: 30-49.
- Ruiz, R.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J]. *NABE Journal* 8: 15-34.
- Shohamy, E.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M]. London: Routledge.
- 常俊跃, 2024, 外语专业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探索与反思[J], 《中国外语》(6): 17-25。
- 郭英剑, 2024, 外语学科如何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做出独有的贡献[J], 《山东外语教学》(5): 9-11。
- 何艳华、王雪梅, 2022, 多语能力导向的关键土著语言通识课程体系建构[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3): 12-17。
- 贾涵、王雪梅, 2025, 基于SPO模型的外语学科人才培养现状探究[J], 《外语研究》(3): 75-83。
- 刘玉迎、郭书谏, 2025,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区域国别外语人才培养路径[J], 《中国外语》(2): 23-28。
- 潘震, 2024, 新时代外语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路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 43-47。
- 彭青龙, 2023, 外语学科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定位[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 9-17。
- 沈骑、顾钧仪, 2024,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外语人才培养的模型构建与优化路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618-627。
- 沈骑、李晓阳, 2025,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型构建和路径优化[J], 《中国外语》(2): 4-11。
- 沈骑、彭永超, 2024, 语言安全视域下语言冲突分析框架构建[J], 《外语学刊》(2): 1-7。
- 沈骑、王铠亮, 2025, 区域国别学视域下语别研究的范式变迁与路径优化[J], 《外国语》(6): 90-99。
- 汪诗明, 2024, 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新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0): 17-29。
- 王飞、陆屹洲, 2025, “时间差”“位置差”“权力差”与区域国别自主知识生产：以拉美研究为例[J], 《拉丁美洲研究》(2): 45-71。
- 王宇康, 2025, 区域国别学的“语言学转向”：方法、创新与展望[J], 《外文研究》(1): 98-105, 110。
- 王正绪, 2024, 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模式、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J], 《太平洋学报》(4): 1-13。
- 许勤华、柳震, 2024, 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以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为例[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4): 108-123。
- 查明建, 2024, 外语学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文学视角及其意义[J], 《中国外语》(5): 29-33。

作者简介

王铠亮, 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育规划、外语教学。电子邮箱：kailiang_wang@tongji.edu.cn

沈骑 (通讯作者), 同济大学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外语教育规划、外语教学。电子邮箱：qishen@tongji.edu.cn

(审稿编辑：徐浩)